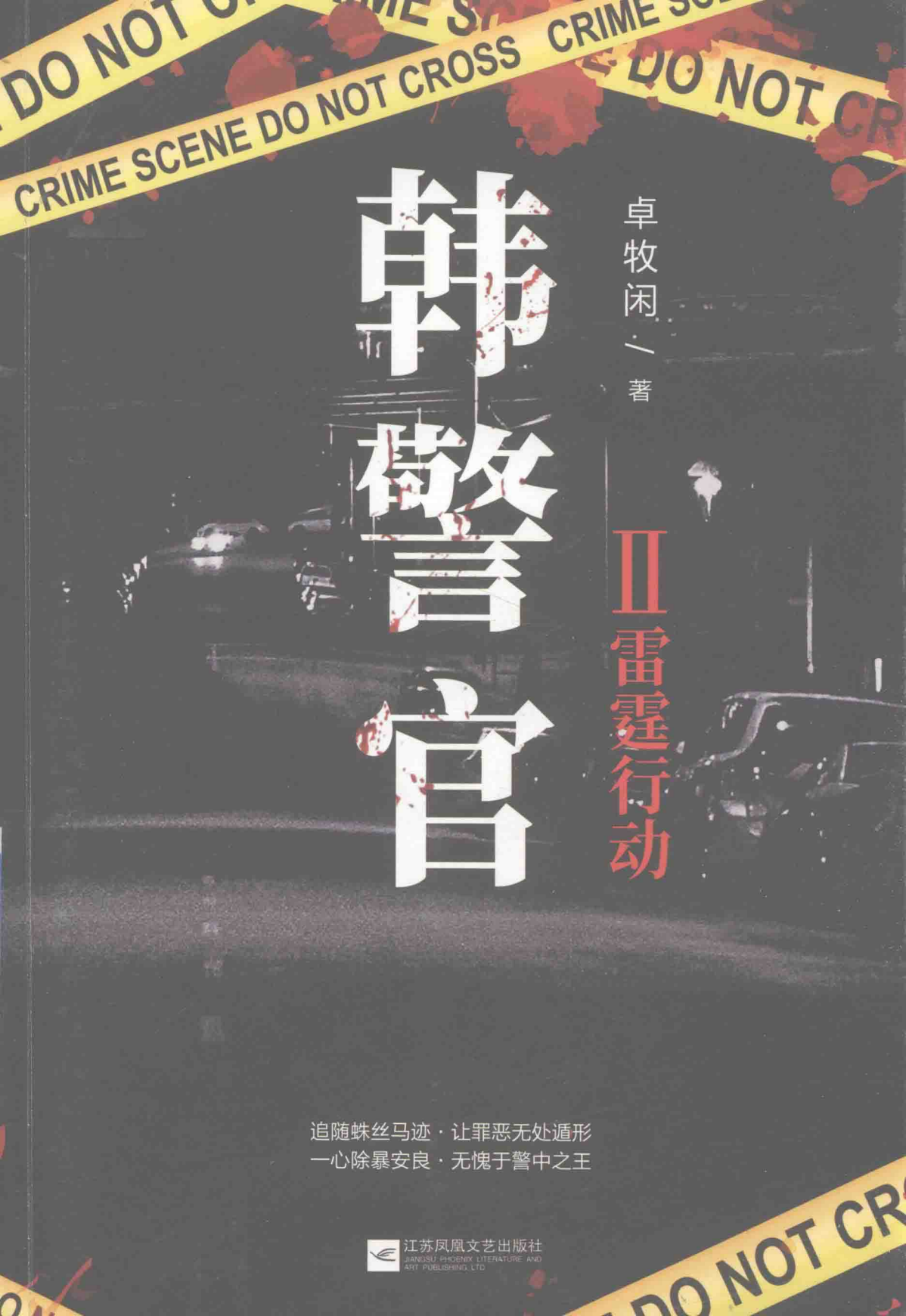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DO NOT CROSS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

韩 警 官

卓牧闲 / 著

II 雷霆行动

追随蛛丝马迹·让罪恶无处遁形
一心除暴安良·无愧于警中之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DO NOT CROSS

卓牧闲
—
著

Ⅱ 雷霆行动

韩警官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警官. 2 / 卓牧闲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94-2069-5

I. ①韩… II. ①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97234号

书 名 韩警官. 2

作 者 卓牧闲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李 靖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www.jswenyi.com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 500千字

印 张 25.25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069-5

定 价 39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平安良庄	001
第二章	迂回战术	011
第三章	蚍蜉撼树	032
第四章	气功大师	047
第五章	风平浪静	068
第六章	传奇人物	090
第七章	能者多劳	109
第八章	肇事车祸	130
第九章	科技审讯	150
第十章	真相大白	170

庭 动

第十一章	虚惊一场	189
第十二章	尘埃落定	210
第十三章	迫在眉睫	232
第十四章	人赃俱获	270
第十五章	上级督办	298
第十六章	经济专案	310
第十七章	越办越大	330
第十八章	冰山一角	351
第十九章	留在基层	374

第一章·平安良庄

有一个老干警就是不一样，有归家豪在能轻松很多。

韩博跟他对视一眼，接着道：“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的工作日志，辖区治安存在不少问题，治安这一块接下来的工作比较多比较重。”

周正发抱着双臂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却在想：良庄治安一直不错，几年没发生过恶性案件。除了有人收买拐卖过来的妇女，各村能有什么问题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你已经烧好几把了，又想干什么。

“第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回来时的安全，春节临近，春运即将开始，柳下河大桥西边的十字路口有许多非法营运的摩托车和面包车，白天稍微好一点，一到晚上，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载客、拦客、宰客，且专门针对我良庄及周边外出务工春节回乡的人员。

“我看过李特派留下的记录，过去三年，共发生四起春节回乡人员快到家门口，却被犯罪分子敲诈勒索乃至抢劫的刑事案件。老百姓出去打工赚点钱不容易，汇款要交手续费，很多人舍不得，习惯带现金回家。这个情况要重视，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起来。”

离这么近，老王太了解这些情况，脱口而出道：“韩乡长，那帮家伙跟土匪似的，不光我们良庄人回来时死拉硬拽，非要人家坐他们的车，出去时他们一样敲竹杠。我们良庄人在省道边等车，长途车一到，他们先爬上去，等我们的群众上车，司机说是他们被‘卖’上来的，要多交十几块车费。”

“车匪路霸，他们就是车匪路霸！”小单拍拍桌子，一脸深恶痛绝。

周正发干咳一声，提醒道：“韩乡长，过了大桥就是柳下，那边归柳下派出所管。”

“那边确实不是我们辖区，但涉及我辖区群众，我们不能不管。”韩博放下笔，淡淡地说：“解决这个问题，搞好这方面的防范不是很难，柳下派出所、柳下刑警队和交警队我会去沟通，我们警务室一样要做工作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7号车有事出去，没事停到柳下河大桥上，打开警灯，威慑住那些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。

“这几天我们民警辛苦一下，过几天老兵退伍，他们会加入联防队，其中有两个驾驶员，由他们轮流开7号车过去，同柳东和柳中村的联防队员一起执勤，切实做好治安防范工作，维护我辖区内外务工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”

王燕笑道：“相当于流动警务室。”

“差不多，其实治安防范是一方面，树立我警务室形象，改善警民关系也是一方面。抓收茧的，抓买媳妇的，抓帮着看外地媳妇的，许多老百姓不理解，对我们有看法。光解释没用，要拿出行动，要让群众看到我们的好，看到我们是在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。”

考虑的事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难怪人年纪轻轻能当领导。归家豪对顶头上司的评价又高了几分，煞有介事抓起钢笔，在本子上记录下几行字。

“二是交通安全。”

韩博喝了一小口水，不缓不慢地说：“过去短短一个月内，我们辖区居然发生八起交通事故，全是摩托车肇事，要引起足够重视。要组织联防队员进行摸底，搞清全乡有多少辆摩托车，证照保险是否齐全，悬挂什么地方的牌照，这些都要建立一个台账。

“我会跟交警队联系，请他们派人来宣传宣传交通安全常识，最好能够深入各村，上门服务，帮那些证照不全的补办上，督促那些没上保险的赶快上。同时联系交通部门，请他们派人来一起把养路费征收下。新春佳节，阖家欢乐，不能再出交通事故，这项工作必须在春节完成。”

要出成绩，要证明自己。警务室工作永远要走在别人前面，王燕、小单、陈猛纷纷点头表示很有必要。

归家豪很意外，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不习惯警务室这种走在别人前面的工作方式。

这只是开始。

韩博将笔记本翻到下一页，继续说道：“再就是练气功的问题，一些村民乃至一些村干部，被江湖骗子所蛊惑，练什么‘中功’，生病不去医院看，最后小病拖成大病，造成因病返贫。那些骗子极其可恶，组织‘学习班’，通过传授功法，通过销售各种与气功有关的非法出版物及音像制品敛财，这个不能不管。

“周主任，我办公室有一些针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。我们是不是一起向卢书记、焦乡长及崔书记汇报一下，然后联合工商所和文化站，对那些江湖骗子依法进行查处，对那些被蛊惑的群众进行规劝。若他们仍沉迷其中、执迷不悟，我们也搞一个学习班，安排专人做其思想工作，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直到他们恍然大悟为止。”

周正发点点头：“可以，等卢书记从新庵回来，我们一起去汇报。”

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老周同志还是靠得住的。

韩博看了看他，回头道：“老百姓思想工作不好做，尤其那些深受蛊惑的，我们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准备。王主任，老米，你们做群众工作有经验，一个当过老师，一个当过村干部，有威信。等我和周主任向乡领导请示汇报完，你们把这项工作负责起来。”

“没问题，韩乡长，说句心里话，那个什么‘中功’早该取缔了。”老王有亲戚沉迷其中，深受其害，他痛心疾首。

韩博点点头，一边示意他坐下，一边接着道：“最后是传销，一些无业青年甚至有一些企事业干部，被那个叫什么利安的美国公司所蛊惑，加入其传销组织，疯狂发展熟人为下线。其结局往往是好友反目、亲朋成仇。不仅让参与者蒙受巨大经济损失，而且从根本上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。传销在我们良庄刚露出苗头，问题不是很严重。其他地方，尤其一些大城市，传销问题已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危及到国家安全。必须重视起来。

“其他地方管不着，良庄我们必须管！”

韩博掷地有声、铿锵有力、紧攥着拳头说：“乡里正在搞经济建设，我们要搞好平安建设，建设平安良庄，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。只要我当一天公安特派员，就绝不允许有人在我眼皮底下从事这种伤天害理的非法经营活动。”

他哪里是公安特派员，他干的是公安局长乃至政法委书记的事！

归家豪被震撼住了，深刻明白什么叫有能力有魄力，他目瞪口呆，久久没能缓过神来。

离春节只剩一个多月，这么多工作要在一个月內完成，时间紧，压力大。

周正发算明白了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之前烧的是公安特派员的三把火，接下来要烧乡长助理的三把火，按照乡领导班子的最新分工，这些工作全在他职权范围之内。以前可以“组织协调”他，现在反过来要受他领导。

只有警务室的老同志知道，韩博既不是揽权，也不是想搞什么“三把火”想出政绩，是想把要做能做的工作早点做掉。

几个大行动，一套组合拳，辖区治安状况会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明年要做的就是巩固，同志们就不会再这么忙，就可以挤出时间学习，参加自学考试，参加有可能的公务员招考。

王燕打心眼里感激这样的工作，回头和同事们看了看，进入第三个议题，在韩博示意下汇报财务情况。

“建筑站五万赞助费已到账，丝绸公司吴会计说她们正在安排，答应明年的六万赞助费元旦前解决。各村治安联防费同秋统筹一起征收，财政所和经管站同志估算过，按照每人五块标准，大概能征收十八万左右……”

七七八八这样算下来，赞助费和治安联防费加起来近三十万，打完拐之后今年仍有好几万经费结余。

如果把治安罚款返还和取保候审保证金罚没返还算上，明年警务室经费将能达到四十五万！这是什么概念，这是大财主！

归家豪暗暗心惊，周正发喜形于色。

“有计划不乱，有预算不穷。王燕，今天顾不上，回头开个会好好研究下明年的预算。主要几个方面，一是人员工资，这要把加班费考虑进去；二是基本办公及办案经费，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、伙食费，车辆保险、车辆加油、车辆维护和接待费等等；三是应急经费，不能低于十万。

“四是法制宣传经费，准备三万，归综治办使用；再就是建设经费，仔细想想各村设一个警务室不科学，资源配置不合理，计划进行一下调整。下面的小警

务室没必要设那么多，但要设在关键点上。”

韩博起身走到良庄地图前，指着地图道：“柳下河大桥、丁良交界三岔路口、团结桥、柳南桥、柳北蚕茧收购站、胜利老供销社……在这些主要路口设警务室，就能以点带面，形成一个覆盖全辖区的治安防控网。有现成房子借用，没现成房子兴建。

“警务室要统一粉刷，统一标识，每个警务室要有一部对讲机，门口要有一个法制宣传栏，要有警务室字样、公安警徽和110标志的灯箱，要在显目位置安装一盏警灯。二十四小时安排人执勤，晚上把灯箱和警灯打开，震慑犯罪分子，增强群众安全感，让老百姓敢走夜路，因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我们警务室，都能找到我们的联防队员……”

王燕举起手，提醒道：“韩乡长，乡里正在搞基建，找几个工人，拉点材料，去盖几个警务室没问题，关键执勤的人从哪儿来？”

韩博咬咬牙：“没人招人，招今年的退伍兵，良庄这边只有五个，我打算招十个，另外五个去丁湖、李庄招。”

韩博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公安工作离不开群众支持，周主任，麻烦你帮我们做做工作，各村治保主任、治安积极分子应该参与进来，招一批年轻的、听话的、好管的，让年龄大的老油条全下村，再让各村安排一两个人，同老联防队员换着执勤。

“有十几个警务室，有一支机动力量，有对讲机通讯，有两辆警车，经费有保证，把这些措施全落到实处，辖区治安绝对是全县所有乡镇中最好的，真能建设出一个‘平安良庄’。”

众人兴高采烈，禁不住交头接耳讨论起来。

士气高昂，韩博很欣慰，微笑着说：“王燕同志，你把今天的会议内容整理成一份材料，请周主任过一下目，然后上报乡党委。另外，指导员要打拐，我过两天要请假去一趟江城，你去江南考察回来后继续主持警务室工作。我不在时，多向周主任请示汇报。”

开完会，韩博叫上归家豪，开着中午刚回来的越野车，去这几天破土动工的

几个工地转转。他以前只来过一次良庄，韩博带他熟悉下情况，顺便把他介绍给良中、良小校长、敬老院院长和几个有工程的村干部。

“韩乡长，会上说明年的预算，没提打拐经费，是不是搞忘了。”刚才人多，不太好问，现在说话方便，归家豪问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

“没忘。”

韩博看看后视镜，解释道：“老归，我们情况特殊，我们是警务室，不是派出所，听乡里的要比听局里的多。良庄罚款花在良庄，乡领导没意见。要是花在其他地方，乡领导会不高兴。”

“应急经费就是打拐经费？”归家豪才反应过来。

“差不多，发生突发事件也可以花。”

集市不大，良中不远，眨眼间就到了。良中是全县教习质量最好的初级中学，但其校舍与教学质量不成正比。

低矮的老教室，前后共六排。教室与教室间的地面没用水泥浇筑，只有一条砖头路，大多地方没铺砖头或方块之类的东西，一下雨就会变得泥泞不堪。

有厨房没食堂，一到开饭时间，校工就把装着米饭的木桶、盛满菜的搪瓷盘、装满汤的不锈钢桶，送到各年级教室门口的走廊，让孩子们在走廊或在教室吃。

教师宿舍在厨房后面，从东到西几十间，一共两排。比教室更破旧，据说一到下雨天，外面下大雨，宿舍里下小雨，要准备几个塑料盆或塑料桶接。

按照规划，两栋教学楼盖在东边操场上。昨天破土动工，今天正忙着挖基础。暂时用不着塔吊，操场上只有一个搅拌机和一台拉钢筋的卷扬机。

负责基建的桑副校长和负责工程的建筑站田工正好在，韩博介绍了一下归家豪，诚恳地说：“田工，乡里让我分管安全，交通安全没问题，丝织总厂那种安全生产也懂一点。隔行如隔山，建筑安全真不懂。你经验丰富，多费点心，让安全全员发挥出作用。人命关天，千万不能出事故。”

“韩乡长，说句实在话，你担心我们更担心，伤亡事故不能出更出不起。今年春天东海出过一起，其实算不上安全事故，工人身体有问题，蹲在地上扎钢筋的，一站就倒下了，脑溢血，没救过来，赔了二十多万。东海那边还罚款，站里

被搞得焦头烂额。”

“一个大活人死在工地，亲属肯定要给一个交代，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，要有危机意识。卫生院就在前面，体检花不了几个钱，来上工的人全去查查。再去问问保险公司，有没有这方面的险种，如果投保不贵，站里出一部分，个人出一部分，把保险上上。”

“田工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方面应该听韩特派的。”不出事最好，一出事学校都会跟着倒霉，桑副校长深以为然。

“行，我跟汪经理说说。”

韩博从包里翻出让高亚丽打印的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，从口袋里拔出钢笔，让二人及安全员签字，搞得很严肃很正式。田工见过大世面，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突然感觉有那么点压力。

桑副校长突然一脸遗憾地说：“韩特派，其实我想帮你们送送人，出去见见世面。这边要盖教学楼，实在走不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杜主任和钟老师他们去。这次没机会，下次再有机会千万别忘了我。”

农村教师，长期待在农村。思岗和新庵是他们平时去得最远的地方，再远就是学校一年组织的一次春游，去经济较发达的江南转一圈，天不亮出发，大半夜里回来，走马观花，根本玩不到多大会儿。

以打拐志愿者身份送被拐卖过来的妇女回大西南，坐几天几夜火车，当地公安部门和妇联已经联系过，人家那边会热情接待，既能做善事又能领略大西南省份的风土人情，想想就让人激动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享受“公费旅游”。

但这种“公费旅游”名额太少，周正发不好分配，只能让想出远门的人抓阄。

韩博感觉很是好笑，一口答应道：“没问题，以后有机会先紧你。”

桑副校长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韩特派，听说遣返经费由警务室出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不让那些买她们的、强奸她们的人出。毁人家姑娘一生，他们应该赔偿。”

田工懂点法，抬头说：“不是有那个什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吗，帮她们请个律师，去法院起诉，让他们赔偿经济损失。”

韩博收起纸笔，苦笑道：“按现有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，这种情况一般是赔偿

实际损失，比如打胎的医疗费和营养费。如果被告想减轻或从轻量刑，会想办法取得受害人谅解，在赔偿时可能会满足一下受害人的赔偿要求，但多不哪儿去。

“维权成本太高，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，所以打拐一般以解救为主，尤其拐出地公安机关，他们到拐入地救出人就回去，别说帮受害人争取赔偿，由于经费关系，连追究买媳妇的人刑事责任都顾不上。”

抓收茧的，抓买媳妇的，重罚帮着看外地媳妇的……新任公安特派员重拳出击，不是“打击”他就是“打击”你，各类违法分子都谈虎色变，各村在老卢授意下把组织“学习班”的消息搞得尽人皆知，谁也不愿意落到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韩特派手里，秋统筹征收比往年容易多了。

良中、良小、敬老院和几个有工程的村转下来，归家豪发现韩博在良庄真站稳了脚跟，拥有其他派出所所长在其辖区内所无可比拟的威信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与兄弟公安部门关系搞得非常好。

转完工地去柳下，柳下派出所宁所长热情接待，谈到柳下河大桥十字路口的截客、宰客问题，柳下的民警一口答应联合交警和运管搞一次联合执法。

他们负责大桥西边，良庄警务室在大桥东边堵，堵住之后移交给柳下查处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不光良庄民愤很大，柳下人一样深恶痛绝的问题。

一回到警务室，小任示意接电话。

韩博走进接警台，接过电话捂住话筒问：“谁？”

“李特派爱人。”

“哦。”

韩博清清嗓子，关切地说：“嫂子，我韩博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出去了……没事没事，打手机一样的……这么急，为什么不多住几天……好的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安排小陈去接，你上次见过的……发票啊，我问问局里，你放心，只要能争取一定争取……哎呀，别说这些，你也要保重身体，别哭，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强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王燕和高亚丽从户籍服务台跑过来问。

“李特派不行了，医院让办出院手续，让亲属准备后事。你通知陈猛，让他

和老王一起过去接，东西不少，越野车装不下，开7号车去。”

“好的，我上楼叫。”

高亚丽刚转过身，王燕又问道：“发票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医药费局里不给报。”

韩博挠挠头，苦笑着解释道：“治疗这一块没省钱，医药费一共花三万多。吉主任跟我提过，说局里报销有标准，一些进口药和一些费用报不掉。卢书记不是不帮忙，只是认为李特派是公安局的人，这些费用应该由局里承担，如果开这个先例，乡里那些老干部的工作不好做。”

良庄在医药费报销管理上是全县最严的。许多老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担心并入丁湖会拿不到工资，一样担心别人瞎搞会影响他们的医药费报销，没事就跑卫生院去“量血压”，一个盯着一个，对超标准报销医药费这种事很敏感。

良小有一个教师，让一个亲戚看病报他的名字，然后拿单据去报销，有人举报，老卢大发雷霆，教师差点因为几十块钱医药费丢了工作。

王燕忍不住问：“局里报不掉，乡里不给报，难道我们给他报？”

“规定就是规定，退一步说他多少能报一半，遇到这种病老百姓去找谁报，合作医疗又能报多少？”

韩博摸了摸鼻子，接着道：“我们安排车去接一下，他回来之后去探望探望。真不行了，办丧事时按良庄风俗出点人情。亲属理解最好，不理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李特派干那么多年公安特派员，辛辛苦苦……”

“说辛苦，谁不辛苦？我们没日没夜，看上去很辛苦，扪心自问，有工地上那些民工辛苦么？生活本就不容易，尤其上点年纪、上有老下有小的都不容易。他不容易，别人更不容易，不能搞特殊化。”

这个话题太沉重，归家豪正准备说吃完晚饭去老党校看看那些被拐卖过来的妇女，建筑站的奥迪从新庵回来了，依然非常霸气地停在大厅门口。

老卢钻出轿车，红光满面，一身酒气。

韩博迎上去招呼道：“卢书记，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，小任，去泡杯

茶，多放点茶叶。”

“总算办成了。柳下离新庵太近，中巴全是过路车，车主为多赚钱，从新庵出来时经常不带柳下的客，柳下离新庵近反而交通不便。听说我们要搞公交公司，听说我良庄要以他柳下、以他新庵为中心，积极向他们靠拢，一个比一个答应得痛快。

“到交通局出了点小麻烦，那个什么局长说一辆车不够，非要两辆对开。让我良庄赔钱改善他新庵的交通，当我卢惠生是傻子？我跟他们谈合资，一家买一辆车，公交站牌建设我们可以吃点亏，他们多我们少，可以平摊。分管交通的副县长感觉行，指示柳下同我们良庄一起搞，说是作为一个试点。”

柳下与良庄历史渊源悠久，两个乡镇百姓之间的关系太亲密。要是搞个什么“公投”，估计99%的人都会回到柳下的怀抱。

搞个公交公司，既能解决新庵与柳下极为鸡肋的坐车难问题，又能吸引更多良庄乃至丁湖人去柳下及新庵，能够进一步搞活新庵经济，何乐不为？他们根本想不到老卢“包藏祸心”。

韩博越想越有意思，扶着他笑道：“卢书记，您这是悄悄地进村，打枪地不要。别急着回去，在这儿吃饭，好好庆祝一下，吃完饭顺便向您汇报下工作。”

第二章·迂回战术

“如果单纯地练功健身，无可厚非。而且，强身健体，全民健身，值得推广。可是，他们搞得越来越神奇，越来越离奇。个人崇拜，传奇故事，宗教迷信色彩开始蔓延，完全失去了气功强身健体的本意。

“这不是简单的练功，很像宗教了，还不是正规的宗教流派，破绽百出。许多深受其蛊惑的信徒，已经走火入魔。如此下去，迟早会出问题。那个‘中功’的发明人绝对是个大骗子，下面这些弟子是乘机捞一把的小骗子。”

中午为归家豪接风，剩下好多菜，晚上接着吃。

韩博吃完晚饭同周正发一起汇报工作，老卢认为问题比较严重，通知在家的乡党委成员全过来，王燕整理好的材料一人一份，标题是《“平安良庄”建设总体规划》。

韩博神色凝重，接着道：“如果说，把气功神奇化，神秘化，只是方便赚钱，还情有可原。如果把气功精神化，把练功者变成精神病，有病不去看，整天要提升，要圆满，那就有问题了，搞不好会出大事的……”

老卢撇了撇嘴，带着几分嘲讽、几分不屑地说：“敢在我良庄搞歪门邪道，坚决查处，坚决予以取缔。谁不服气，让他们那个‘大师’来找我。我们是共产党员，我们是唯物主义，他不是会发功么，发一个看看。”

有一个“大师”说发功之后能让大兴安岭灭火，有一位“大师”发功之后能改变太阳个数和大小。还有一位“大师”更搞笑，声称一发功能把全国的麻子全部搓平……这些年各种气功“大师”粉墨登场，层出不穷。

结果所谓的特异功能没一个能得到证实，全是打着气功的旗号，行愚弄百姓之实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欺诈行为。

这个关于取缔所谓“气功”的议题顺利通过，他们决定以批评教育为主，带头的几个练功人抓到乡里关几天，吓唬吓唬他们，老百姓上当受骗买的那些非法音像制品全部退掉，不给退就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汇报到传销，韩博在白黑板上画了一张传销组织的架构图，深入浅出地介绍道：“传销每一层级的人数是以几何倍数增加的，如果一个人被蛊惑参与这个传销组织，那么会想方设法发展几个下线，第一层1个人，第二层3个人，第三层9个人，第六层729个人……到第九层时，光这一层就有3的14次方，478万人。整个组织的人数，已经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了！”

“这是他们的理想状态，事实上没那么多人上当受骗。因此，所有传销组织，最后都会遇到一个‘骗子太多，傻子不够用’的问题。而最底层的参与者，最终会发现，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傻子。”

“事实很清楚，大城市没那么多傻子，往中小城市发展，中小城市骗不下去，再往农村蔓延。换言之，我良庄群众从接触传销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会成为那些最悲哀的傻子。因为没得发展了，那些效果吹得天花乱坠、价格昂贵得令人发指的日化用品，在农村也不可能有市场。”

老卢同样早看传销不顺眼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参与的还大多是企事业单位职工。小韩说得对，不能任其蔓延。只有把这些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大局的隐患全清理掉，我们才能一心一意搞西部大开发。”

老卢喝了一大口浓茶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老崔，其他工作你先放一放，下点决心整顿党员干部队伍。练气功的，搞传销的，先规劝，让他们写保证书。要是屡教不改，发现一个处分一个！小韩，在查处上你不要有顾忌，以乡党委政府名义进行。他敢跟我们党委政府对着干？追回损失，让他们把在我良庄骗的钱连带息吐出来。敢不退，立案调查。不服气，让他去告，破坏社会稳定，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，我倒要看哪个法院敢受理。”

事实上那个公司的策略也确实是在打“游击战”，哪里好骗就到哪儿赶快骗，哪里管得严不好骗就暂时收敛一点。可惜自己只是一个小民警，其他地方的传销活动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想管也管不上，只能守一方热土，保一方平安。

韩博深吸一口气，立正敬礼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新一轮打击行动的集体决策就